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蔣繼煥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論諫八

論晉穆侯 左傳桓公二年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畆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

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晉亂封桓叔於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論陽處父不没左傳文公五年

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論齊侯無禮 左傳文公十五年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

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於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不畏於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論賞仲叔於奚左傳成公二年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

如無出令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戰於新築師敗將盡新築人仲叔於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論成子不敬左傳成公十三年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於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論不朽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論死君難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崔氏殺齊莊於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

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論向戌去兵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

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吾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論甯喜置君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曰嗚乎詩所謂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甯子

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

與子尾論富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及慶氏亡皆名之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

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論公子圍 左傳襄公三十年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

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絶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論不毁鄉校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毁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毁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

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論諸大夫譏公子圍　左傳昭公元年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宫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

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
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
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
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
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
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
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
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

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論晉侯疾　左傳昭公元年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産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

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
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
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
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
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
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
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
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

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兹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

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内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與叔向論齊晉 左傳昭公三年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
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如何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
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
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
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
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
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
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

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隷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

葉先落則公從之肦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肦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論伯有為厲左傳昭公七年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産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産曰鬼有所

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説也為身無義而圖説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

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彊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論楚克蔡　左傳昭公十一年

楚子在申名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

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論楚子干得國左傳昭公十三年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

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

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犫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奥主無施於民無

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與昭子論官 左傳昭公十七年

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時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時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

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論政寬猛 左傳昭公二十年

鄭子産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寛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寛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寛也毋從詭隨以

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論子常城郢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

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

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宫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隣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與趙簡子論禮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産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内以經二物為父子兄

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叶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

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與叔向論娶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

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論鑄刑鼎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

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

論季氏出君　左傳昭公三十二年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

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世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論夫差 左傳哀公元年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

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

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論用田賦左傳哀公十一年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

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

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

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

貪冒無猒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

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十

明 賀復徵 編

論諫九

論三川震 國語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

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論郤氏必亡 國語

晉既克楚於鄢使郤至告慶於周未將事王叔簡公飲

之酒交酢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已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彊之背宋之盟一也薄德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罪不由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

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彊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彊之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吾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

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令欒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卻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

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盖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以爲己力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畔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以義死用爲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奸仁爲佻奸禮爲羞奸勇爲賊夫戰

盡敵為上守和同盡義為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畔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畔國即讎佻也有三奸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

論祀爰居 國語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

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
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亡故而加典非政
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
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
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
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
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之
以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

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

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民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

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筴

論郤氏多怨 國語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郤犨欲與之邑弗受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

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為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與人邑

論妾與馬　國語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

凡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卿大夫

論勞逸 國語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

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汝昔
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
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
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
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
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
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
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

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内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而下誰敢淫心舍力今

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絶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論驪姬敗國 國語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亡辱之故公許之史

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令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叛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

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

論伐翟柤 國語

獻公田見翟柤之氛歸寢不寐郤叔虎朝公語之對曰牀笫之不安邪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遇士蔿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柤也夫翟柤之君好專利而不

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退者距違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亡諫臣有冐上而亡忠下君臣上下各饜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蔿以告公説乃伐翟柤

與諸大夫論戰 國語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

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非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内憂詎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内憂盍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諸臣之内相與必將輯睦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其産將害大盍姑無戰

乎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邲之役三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國固有大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損晉恥又以違蠻夷以重之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如重擇禍莫若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大恥與其君臣不相恥以為諸侯笑也盍姑以違蠻夷為恥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鄢陵大勝之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於是乎

國人弗譺遂殺諸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

論事君　國語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没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於君懼汝不

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茍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論諸大夫 國語

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

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辯妖祥於謡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卻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為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繇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繇至矣如草木之産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宫

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何又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爲大夫非恥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

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

論入化國語

趙簡子歎曰雀入於海為蛤雉入於淮為蜃黿鼉魚鱉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犨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

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論良臣 國語

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

之則何良之為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論子常必亡 國語

鬭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畜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

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於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文子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

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於今處鄖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王不顧於民一國弃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

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論吳將亡 國語

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不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難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闔閭即世其嗣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修無患吳矣夫闔閭口

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吴吴將斃矣

論管燕輕士 齊田需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

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論不可帝秦　魯連

趙孝成王時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

魏安釐王使將軍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

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

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柰何魯連曰吾將

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覩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覩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拆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

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亡足怪
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
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
若僕耶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
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
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
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
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强辨之疾故脯鄂侯文

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廵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

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劒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

妃姬處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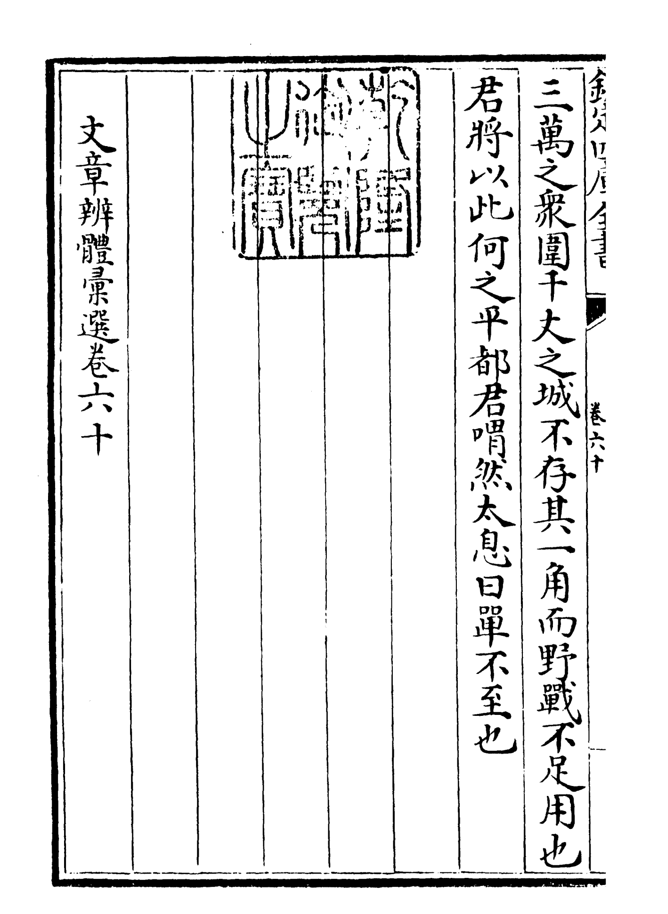
與田單論兵　趙奢

平都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説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

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劒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强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劒材難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鈎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

二十萬之衆而為此鉤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内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

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平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蔣繼熊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說一

劉勰曰說者悅也兌為口舌故言咨悅懌過悅必偽故舜驚讒說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胆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

說秦惠王　周蘇秦

蘇秦始將連横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埜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効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

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為一約從連横兵革不藏文士并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

下相愁民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

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沉於辨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黒貂之裘敝黄金百斤盡資用乏絶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黒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

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説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横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闗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决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絶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

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為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伏軾撙銜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

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葢可以忽乎哉

說燕文侯 蘇秦

蘇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沲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

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沲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

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齊趙強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說趙王 蘇秦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

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亡事請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王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絶人之交願大王慎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

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氊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

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刼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彊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

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亡韓魏之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亡三夫之分舜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强弱内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

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按之
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
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
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
而言之哉夫横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
成則高臺榭美宫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
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
故横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

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絶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强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鋭師以佐之韓絶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絶其後齊出鋭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絶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鋭師以佐之秦攻燕則

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鋭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鋭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儐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涖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飭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說韓王 蘇秦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用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强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劒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革抉㕘芮亡不畢具以韓卒之

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劔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宫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兹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鷄

口無為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劒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說魏王 蘇秦

蘇秦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郪東有淮潁沂黄煮棗無疎西有

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下行不休巳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横人訹謀王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强秦之勢以内劫其主罪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强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宫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句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

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刼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刼其主以求割地

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絶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幷力則必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說齊宣王 蘇秦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西

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帯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觧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太山絶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戸臣竊度之下戸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亡不吹竽鼓瑟擊筑弾琴鬬雞走犬六博蹹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袵成帷舉袂成幙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髙而揚夫以大王之

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竟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則秦

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强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說楚威王　蘇秦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

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强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强則秦弱楚弱則秦强此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

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駝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横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横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强秦之威以

内刼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横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幷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廹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内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

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說齊閔王 蘇秦

蘇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

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隳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隳中牟之郭衛非强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

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墜黄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黄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彊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强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

齊之與韓魏伐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强也且夫强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强敵罷寡也

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稸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强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强大

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强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蹻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

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其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閑

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祀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鉉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

所匿厮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瑶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并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

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内而城郭

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强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

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内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袵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絶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内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亡成謀則其國亡宿憂也

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鋭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强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患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内盡堞中為戰具竟為守倫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

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成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

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内拔賊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十一